

往/事/回/首

办法总比困难多



吴天胜

部队里有句口头禅——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是干部教育战士的话，也是鼓励战士的一句话。

我当新兵时，周日下午都要大扫除，其中一项是擦玻璃。副班长安排任务后，战友们热情很高，有的拿毛巾，有的拿纸巾开始擦。

不一会儿，有战友报告说擦好了。副班长去验收，不过关。大家不敢问为什么，继续擦。过了一阵，又有战友报告说擦完了，验收还是不过关。大家又继续蒙头擦，谁也不敢再报告。隔了好一阵，副班长见大家都不报告，挨窗户检查了一遍，然后把大家集中到一扇窗户前说，“擦窗玻璃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将窗户擦得仿佛没有玻璃似的。你看你们擦的玻璃，沾了这么多纸屑和毛巾丝，这怎么能算擦干净了呢？”

有战友就问，“那要怎么擦才能干净呢？”

“办法总比困难多。”副班长转身离去。

战友们只好想办法。有战友找来了报纸，报纸上有油墨，能吸附玻璃上的灰尘，而且不留下残渣。窗玻璃很快擦完了，验收通过，其他战友纷纷效仿。

副班长讲评时说，“‘办法总比困难多’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大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动脑筋。只要多思考，没有办不成的事。”

后来，我当排长时，这句话在教导员那里听得更多，他平素威严，下属在他面前接受任务时，不敢多问。确有困难时，他一句“办法总比困难多”就将你打发了。说也奇怪，凡是教导员布置的工作，鲜有完不成的。

一次，部队在草原上演习，我们的任务是伏击“蓝军”。营长将阵地部署完后，教导员开始做战前动员，最后问我们还有什么困难？我想在草原，不比平时在驻地，可能存在保障问题。于是说，“很多战士都是第一次在草原上演习，肯定有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怎么办？”不出所料，教导员马上就回我一句，“办法总比困难多”。

进阵地前，每人领一袋面包，两袋方便面，两包榨菜和一壶开水。拂晓时分，大家纷纷进入预设阵地。中午，“蓝军”没出现；下午，“蓝军”还是没出现。战士都训练有素，等这点时间不算啥，更何况还有吃有喝。一直等到晚上，“蓝军”仍然没出现。营长看大家在原地呆一天了，也有些乏了，传令下来，让大家在阵地上小范围活动一下。

那个夜晚，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草原上较平坦，没有参照物，战士们散开容易，聚拢就难了。虽然我们都有手电筒，但这是埋伏，谁也不敢用手电筒乱晃，也不敢大声呼叫战友的名字。

黑暗中，大家靠记忆摸着找自己的阵地。有人不小心碰见了，一问，却不是自己的阵地。怎么办？我有些慌了，战士们找不到阵地，万一“蓝军”突然出现，还不得全军覆没？

正当我着急忙慌的时候，一只萤火虫飞了过来，教导员的那句“办法总比困难多”好似萤火般点亮了我大脑。我从腰上取下一只指头大小的荧光琥珀，拿在手上轻轻地晃动。

那是老婆送我的礼物，战士们都知道我有个好东西，能在黑暗中发出幽幽的光。

当我将琥珀晃动时，它像一只大号的萤火虫飞了起来。果然，排里的战士很快聚拢过来。他们说，“我们一看到琥珀在发光，就知道你在这儿。”末了还不忘调侃一句，“终于找到组织了。”

老婆单位工作忙，琐事多，经常愁得她吃不上饭，睡不好。每当有任务交办下来的时候，她就愁容满面。我开导她，“凡事不要急，别乱了阵脚，办法总比困难多”。

听了这句话，老婆似乎吃了“定心丸”。不再怨天尤人，积极想办法，一个个难题迎刃而解。

一晃二十年过去，如今，这句话也成了老婆帮助、鼓励她们单位年轻人的一句口头禅。

心/香/一/瓣

半暖时光



李秀玲

热爱一半憎恶；一半憧憬一半遗忘。唯有如此，才能发现温柔与冷漠、喜欢与厌倦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无法摆脱的情感。生与死、相逢与离别、背叛与信任，都是人生必须的经历，我们无法偏向一方，只能学会中庸、平和，学会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的相处之道。

一半一半里，除了对立与分割，还有融合与互生。对比的构图具有视觉冲击力，撞击出耀眼的美；而人生，也在一半汹涌如海一半沉稳如山；一半希望一半失望中渐渐悟出了真理——得意泰然，失意淡然，不争不抢，才是中庸之道。

人生并不是一路顺风顺水，人性也并不完美。当我们看懂了正直和善良，也察觉到了丑陋与邪恶之后，反而会从容地接纳，接纳生命中所有的遇见、离开、背叛、委屈，接纳岁月赐予的悲欢喜乐。在拥有的时候开心地大笑，失去的时候大声哭泣，在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的生活中接受真实的自己和不完美的别人。

我曾经喜欢拔我的白发，以为拔掉就不会再长。现在，我与它达成和解。我希望，我能有一头花白的头发，黑发象征着我前半生岁月的青春与不羁，白发是我后半生对光阴的妥协与顺从，它们，组合成了我的整个生命。

所以，享受岁月带来的半暖时光。知冷暖、懂进退，品酸甜、守中庸，一边受挫，一边学会坚强，这就是平凡生活的真谛。

（作者单位：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生/活/随/笔

回家的路



陈刚权

前两三天去，买到一张清晨五点半发车的车票，不到五点就去车站等起，去晚了就会没有座位。汽车开到方斗山横梁路段，雾大得开启所有车灯，都无法看清路面。没有办法，只好让两名乘客下车，沿着公路两边前行，汽车跟着前面的人影，慢慢向前行驶。40多公里的路程，汽车紧赶慢赶，开到丰都高家镇码头时，八点半启航的轮船，已经拉响了汽笛，要是再晚个几分钟，就没有办法赶上这趟船了。

乘船上行至丰都县城，赶到车站抢到一张下午一点半到垫江的车票。车票打紧，只有买全程票才能上车。汽车在泥石公路上行驶将近3个小时，才在一个叫龙桥的地方下车。下车后，提着旅行包步行十余公里，到家时，母亲已经点起煤油灯在宰猪草。“两头黑”，才能回一次家。

时代在前进，道路在变化。泥石路变成了水泥路，水泥路又变成了沥青路。“两小时重庆”的实施，石柱到垫江通了高速公路。高速通了，心里亮了，告别了只有春节才回家的历史。

现在回家一趟，只需一个多小时。周末，开着车，带上家人，穿过方斗山隧道，跨越长江大桥，“一路向前，绿水青山振臂欢呼，美景如画，阳光笑脸赏心悦目。啊，重庆高速，千里飞虹……”

哼着歌回家过年，我心情无比兴奋和激动。

（作者系石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诗/绪/纷/飞

在田垄上
保持对收获的期待

（外一首）



屿夫

山谷之野，父辈开辟出的土地边
修好被雨水冲塌的路
将一群小鸭，赶下渠沟，戏水和啄食
挽起的裤脚溅了纷乱的泥
点点若字，恍似谜底
旧宅被兄弟姐妹，造成今天的华屋
新植的花园，来与稻田为伴

保持对收获的期待，气场亲切

耕耘的美

在自然与家族绵延中生长

笑言中，吃碗老荫茶

洗涤胸间的烟尘，从这里走过后

便不言放弃，友情仍具激励的力量

如你一样，重拾收获的愿景

旧影里浮动着
光阴的痕迹

那时候的桥，十分素颜朴实

简单迷人

那时候的河水清澈见底

鱼、虾、小螃蟹

在明净的阳光和彩霞中嬉戏

那时候的街，窄窄的

氤氲着，不散的烟火气息

那时候的诚挚

厚道的左邻与右舍

至今记得，犹梦里亲热招呼

那时候的朋友，喜邀爬山

昼夜聊，偶尔豪饮

那时候的心事，很少掩藏起来

愿意诉说

有书信敲门一起共读

那时候的春天，真多闲趣

半日之路

逛遍了东西南北门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打开春天



廖诗林

山在拧动着它的脊柱

从内心深处渗出流水声

红梅犹如衣服的纽扣

从锁骨里一路敞开心扉

仙女山的冰雪，裂成了白瓷片

浮游在风的指缝中

那小雨滴在排版时，像逗号

恰好悬在柳树睫毛上，颤动着

我回到家门口，把钥匙插进锁孔

听到咔嚓声，老屋的蝴蝶正向外起飞

（作者系武隆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